



□许志杰

闻魏明伦先生去世，实属突然，感觉这位“巴蜀鬼才”一直是年轻活泼的，总有使不完的劲儿去应付身边各种杂事。前不久还通过网络见他出席什么活动的消息，八十多岁的人风采依然不减当年，我想“巴蜀鬼才”是可以永远进行下去的。每见魏先生的动态，就私下念叨什么时候去拜见一趟，如今却成了永远的不可能，怪我嘴勤腿懒。

魏先生自学成才，不到10岁便进入自贡川剧团，做演员、导演，后来转为专职编剧，成长为著名剧作家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，名声显赫，特别是1985年创作探索性剧本《潘金莲》，引起全国轰动，评论之声不绝于耳，不仅业内争得不亦乐乎，许多门外之人也挤进门来看热闹。现在川剧火爆，不仅川剧大本营四川，全国很多文旅网红打卡地都在“变脸”，这与魏先生当年不遗余力的加持推广不无关系。不知从哪年哪月始，魏先生突然爱上杂文随笔写作，出手几篇，引来围观，行家无不叫好。杂文家的大名随之而来，这顶桂冠也成了他光芒四射的一张亮丽名片。再加上出神入化的辞赋，魏明伦因此被誉为“三绝”。

我与魏先生的交往当起于他创作杂文随笔之后几年，那时他已是妥妥的杂文大家，但只有书信来往，未曾谋面。

翻看珍藏的几封魏先生大札，其中一封很有意思的信，写了满满一页，未尽之处，又在左下角加了附言。似乎感觉还是意犹未尽，实在没地方了，就用笔点点……魏先生把写信当成了剧本，整张信纸，被他的文字分成好几个山头，一个山头一个故

事，像极了一幕一幕的剧情。魏先生的信大致说，一是将进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，本来准备给报纸写的文章，只好待会后完成作业。二是简单提了几句河北作家陈冲的几篇文章，认为作家做人要“厚道”。估计是两位作家在某些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看法，详情魏先生没说，至今我也不知道啥情况。陈冲先生已经去世几年，今魏先生也飘然离去，他们带走了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风流，留下的未必不是尘封已久、需要后人打开的一段人间佳话。最有意思的是信纸左下角的附言，魏先生是这样写的：“报告，中国艺术界1988年十大神秘人物评选揭晓，在下当选，另有英若诚、吴天明、张艺谋、潘虹等人共十位。详见天津《今晚报》1.27日，贵州日报《文摘》2.22日……等报刊。请查阅，贵报似可报道？请酌。”这是在当年艺术界很有影响力的一件大事，入选的艺术家当之无愧。在尚未接到魏先生来信之前，全国各地报章早已争相发布消息，包括我所供职的报纸。可见魏先生做事之细致，愿意把自己的喜悦分享给大家。

见信如晤面，字如其人，文似其人，“巴蜀鬼才”之面目跃然纸上。魏先生的每一封来信，我都是要看好几遍，八九不离十弄懂其含义，思量良久，然后才敢提笔回信。与大师级文人打交道，其实也是如履薄冰，即便咱有差错人家宽宏大量不去计较，对以后再交往还是会产生产生诸多阴影。当然如果你有心去把这件事做好，那你得到的教诲和影响，潜移默化，久而久之得到的提高就是多方面甚至是全方位的。我个人受益极大，始终心怀感恩，仔仔细细地珍藏着包括魏先生在内的他那代人写给我的每一封来信，常打开回味曾经带给我的喜悦与激奋。当时接到先生们来信的情景，恍如昨日，历历在目。

1988年元旦，齐鲁晚报创刊，我从一家出版社调到晚报副刊，负责杂文随笔类的约稿编辑工作。那是一个杂文、随笔非常兴盛的时代，每家报刊几乎都辟有模样差不多的栏目，有的一周一期或两期，有的则频率甚急，差不多天天都有，全国那么多报纸杂志，杂文随笔的需求量很大。繁荣的文坛令人兴奋，但对于报纸副刊编辑来说，同行之间竞争激烈，网罗天下杂文随笔名家的任务就显得十分紧迫与繁重。尤其是处在同一个省或市的同类报刊，互相之间的竞争，可谓白热化。记得有一年夏天，某晚报邀请居住在北京的杂文随笔作者到海边纳凉避暑。有几位先生与我相熟，想到平日见一面不容易，现在来到相距不远的地方，就打电话把这事告诉我。我也觉

得这是一个与各位先生见面的好机会，在确定日期之后，与同事一起赶到了那里。不料酒店大门紧闭，酒店里的人想出来，没门；大门之外的人想进去，更没门。大家心照不宣，彼此理解，优质作者资源匮乏，竞争激烈，奋力进取的办报人只能使尽浑身解数，去寻找各自的门路。

那会儿出差不易，通讯设备落后，写信是相对简便通达的联络方式。初到报社，对于很多作家知其名，不知其何方人士，看到其他报刊发出的名家名作，急得抓耳挠腮，却不知从何做起。很幸运，通过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马瑞芳老师的关系，得到了人民日报副刊部主任蓝翎先生的通信地址，他既是杂文大家，又是山大校友，还是山东老乡，最重要的是他身居人民日报副刊部主任之位，全国有名气的杂文随笔作者，哪个不熟悉？于是冒昧打扰，致信蓝翎先生，恳请赐稿、提携家乡刚刚创刊不久的报纸之外，还拜托其介绍几位重量级作者。信寄出去，盼望着回信的心情，有时甚至比盼着一封回复的情书还焦急。每天下午收发室分拣的时间未到，就着急地去找自己的信件。

十几天后，一封印着“人民日报”字样的信在一堆来件中被我发现，果然是写给我的，果然是蓝翎先生的一封亲笔回信。蓝翎先生祝贺齐鲁晚报创刊，答应闲下来时为晚报写文章，同时作为办报前辈寄语于我：办副刊你我皆半瓶子醋，一起努力吧。惊得我出了一身冷汗，一个入行不到一年的新兵，不要说半瓶子醋，估计连醋味都闻不着。不过，蓝翎先生的这句话作为提醒和鞭策，一直为我深记，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马虎。信末，蓝翎先生给我介绍了著名诗人、杂文家邵燕祥先生，以及他的通信地址。我立即转投邵燕祥先生，不到十天就收到了朱正、谢云、何满子、牧惠、舒展、刘征、刘绍棠、魏明伦、徐城北、陈四益等一干写家的联系方式。我立马行动，写信联系，诸如“承蒙邵燕祥先生介绍，冒昧打扰，不吝赐作，感激不尽”之类好听的话，全在信里了。效果立竿见影，此后这些先生都成为我的常态作者，而且起到了滚雪球的作用，罗竹风、冯骥才、忆明珠、田仲济、吕曰生、冯英子、赵丽宏、陈村等作家先后入队，作者力量日渐强大，受到读者喜爱。

抚今追昔，感慨颇多。时光流逝没有冲淡我对各位先生的感激之情，先生们却未能抵挡住岁月的无情蹉跎。过去几年时间，刘绍棠、公今度、冯英子、蓝翎、何满子、罗竹风、田仲济、牧惠、邵燕祥、徐城北、魏明伦诸先生相继离世。先生们的名字印在了永不褪色的报纸上，他们的作品至今读来充满精气神儿，作为一笔沉甸甸的宝贵精神财富留给后代人。作为那个时代的见证者、工作者，我甚感荣幸。

魏明伦先生去世前将自己的眼角膜捐献出来，留存光明在人间。我将其视作魏明伦先生的一封来信，不仅于我，也是魏先生写给每一位读者的信。我们都能读懂：此举大爱，善者长在。

(本文作者为高级记者、媒体从业者)

## □高绪丽

快到端午节了，舅母给她的大姐姐也就是我的婆婆送粽子。有孩子需要照看的舅母不仅自己动手包了三锅粽子，还非常细心地把各种馅料的粽子提前分装好。我回去后，婆婆又把每种馅料的粽子留出来一些给我，晚上带回城里，孩子们直呼吃得过瘾。节日的仪式感，除了节日由来已久的内涵和意义，还有亲人之间弥足珍贵的相互挂念。当然，对美味的向往与留恋，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美好。

无数粒糯米相遇，用青绿箬叶包裹，被抚摸、挤压，重塑成为标致的立体三角，一粒原本稀松平常的糯米，一跃成为有思想、有内涵的灵魂解读者，被世人津津乐道。一粒米如此，人更是如此。有人说，“你的日常，你的白天黑夜，你的五官、体肤和心，都被生活浸泡着，一旦为文，就是散文。”

从万物复苏到一路繁花，端午好像阡陌乡间行走的邻家女孩，用背影默默为我们的时引路。有人说她是从《诗经》里走出来的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”，但我更钟情于她身上独有的行走山水的灵气和秉性，如同长在山野间的一株艾草，端午一到，气味便深情滋长，欣然融入寻常百姓家。

这时候去城西的农贸市场走走，就连市场上方的空气都沉浸在艾草意味深长的香气里。那些摊位是临时添加的，摊主多是附近村子纯朴的乡人。他们把艾蒿修根去泥，用象征美好的红绳绑束。有人上前询价，摊主仰起黝黑的脸，露出一口常年被烟垢裹藏的牙齿，“一块钱，一束。”买家也不多言，付钱，拎走一束相中的艾蒿。

读《人间草木》，读到“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，不是怀人，不是思乡”，那些平日藏在记忆深处的回忆，立即像跳跃出水面张嘴呼吸的鱼，迫切地想要一吐为快。

每年端午这天，赶在太阳出来之前，父亲总要去村后的小路旁薅回来一大捧艾蒿。小小的我想跟着一起去，头天晚上就央求父亲带上我。

那天，我们到时，村西头的三叔已经先到了，他与父亲打招呼，两人递烟的工夫，从村口过来一位推小车的老人，他把腰驼成了离地六十度，步履蹒跚，近了才看清是住在村子南头的老人。父亲把烟狠狠吸上一口，快走几步来到一大片艾蒿跟前，俯下身子，拦腰扯过来一把艾蒿连根拔起，一把、两把……父亲身后的艾蒿堆成了一座小山。老人把推车推到离我们还有几步的地方，停下来不走了。父亲抱起那堆艾蒿快走几步，把它们全部放到老人的小推车上，没言语，转身回来，继续陪三叔说话。老人看了看父亲的背影，张张嘴欲言又止，一声叹息后，转过身推着小车回村里了。三叔朝村口看了一眼，嘀咕一句：“以前没少欺负咱！”父亲看着远处的山，默然良久，回了句：“都放下了。”眼看天大亮，有叔叔伯伯陆续从村口走出来，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奔向路旁的艾蒿。它们生长数月，也只盼得这一端午。或许草木也懂得，世间的轮回不一定都是你情我愿，但很多时候又只能是你情我也得愿。

当我与父亲披着清晨的风回到家，母亲早已站在家门口等候多时。她把薅回来的艾蒿捋齐，拿剪子去根去泥，找出备好的红布条，裹着艾蒿茎身，抓一把瞌睡虫（一种长得类似麦穗的植物，据说端午这天看见它，不瞌睡，精神），抽几根桃枝，一起一翻一转，利落地一缠一绕，捆成一束。

捆好的第一束艾蒿，父亲会给奶奶送去，第二束才肯挂到我家的门楣上。以前长在山野，没有觉得它有什么不同，来到我家后，每天上学放学都第一时间抬首仰望它，总觉得它变得不一样起来，它的腰身细长，就连叶子的轮廓也那么好看。

入夏后，暑热濡湿，我们身上常常起些红疙瘩，母亲见了不慌不急，找出之前的艾蒿煮水给我们泡澡。后来我做了妈妈，也常常模仿母亲，用艾蒿煮水给我的孩子泡澡。有一年，小孩睡觉不好，婆婆从村里打听到用艾叶枕头好，特意上山采了两天艾蒿，然后把艾蒿倚墙根阴干。直到现在，孩子依旧枕着婆婆用艾叶填满的枕头。同样在天地间行走，我们与山野的缘分或许会更深一些，用很少的泥土照样活出精彩，这不止是一棵草的智慧。

“粽子香，香厨房；艾草香，香满堂。桃枝插在大门口，出门一望麦儿黄……”伴着端午的儿歌再次在耳畔回响，写在纸上的回忆已将我带向远方……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、烟台协会会员)

## 【人生随想】

## 思端午

